

魏晋诗歌中的“我”字何以如此之多

□ 连晓雨 张明



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中国文学的长河,是以诗歌为主流的”。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是人们常说的唐诗,但魏晋诗歌同样是中国诗歌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这些魏晋时期的诗人在中国诗坛上熠熠生辉,其诗作同样不乏名篇佳句。

阅读欣赏魏晋诗歌,会发现其中存在大量“我”字入诗的现象。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记载统计,魏晋诗歌“我”字直接入诗共涉及92位诗人的449首诗(累计858句)。从指向上来看,含“我”的魏晋诗歌除了少数指诗人之外的他人他物外,多数均指诗人自我,我们姑且称之为自我类诗歌。

魏晋诗歌“我”字入诗是较为明显的现象。那么,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字作为诗人寄托个体情感的重要对象,关乎诗歌主旨以及情感的传达,在魏晋诗歌创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诗歌内部发展来看,“我”字入诗,于先秦诗歌尤其是《诗经》中已多有所见,汉乐府中的“我”字亦是屡见不鲜,东汉无名氏所作《古诗十九首》中同样也有“我”字的使用。魏晋诗歌汲取前人这一作诗传统,在诗歌中使用了“我”字。

魏晋诗歌中的涉“我”诗句,有一些是对《诗经》诗句的引用或化用,诗人借此表现魏晋时代主题下文人自己的精神世界与情感诉求。魏晋诗歌之“我”受《诗经》影响,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直接袭用《诗经》成句,如曹操《短歌行》“我有嘉宾”取自《小雅·鹿鸣》。二是化用《诗经》诗句,如陆机《拟明月何皎皎》“我行永已久”,化用《小雅·六月》“我行永久”。从以“我”入诗的魏晋诗歌对《诗经》具体诗篇的袭用与化用,能够看出魏晋诗歌所受到的《诗经》的影响。

尽管从建安到东晋,诗风是变化的,但在“我”字入诗这一点上的确是有共性的,这一共性始于《诗经》的中国古代诗歌传统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的主体是抒情诗,情感抒发是作诗的目的。《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抒发的是诗人主体的情感,而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我”,无疑是诗人主体情感抒发最直接、最明显的指称。以“我”入诗作诗歌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传统,魏晋诗歌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发展阶段,自然符合中国古代诗歌的这一传统。

《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出,“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简单来说,就是人的

评张柠《江东梦》：以日常视角勾勒历史侧影

□ 刘小波



近年来,学者张柠转向小说创作,相继出版多部作品。新作《江东梦》(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当下回望历史,书写战争背景下的众生相,既展示了全民抗战的同仇敌忾,又深挖国难当头个体在民族大义与个人荣辱之间的选择。

阅读《江东梦》,需要将其放在张柠整个创作中来理解。《江东梦》是继《三城记》《泰山谣》之后作者百年中国史书写的第三部作品。《三城记》书写“80后”出生及成长故事,立足当下;《泰山谣》讲述20世纪中期的历史,回望知青岁月,一直写到改革开放;《江东梦》将视线投向更遥远的年代,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这三部作品勾勒出百年中国历史的侧影。张柠的另一部作品《玄鸟传》则是三部曲的补充,探究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从一个侧面来强化百年中国史这一主题。

《江东梦》开篇,一座名为“德茂公寓”的建筑出场,作者对其外貌进行了细致描摹,对其历史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认真考察,古老的建筑将历史感与沧桑感慢慢带了出来。从繁华到落寞,从萧条再到繁华,公寓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与个体在时代中的浮沉。小说从一个家族的逃难开始写起,一点点复原当时的社会风貌与人情冷暖。从局部抗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历史大幕拉开,故事一直讲到战争结束。《江东梦》主要围绕政界要员与富商两大家族展开,涉及子辈、孙辈几代人构成的庞大家族体系。随着情节推进,蔡氏家族人物纷纷出场,命运流转,演绎出生活的复杂性。另一个

(据光明网)

(据光明网)



《静谧时光》

金婷摄

新书架

《医生,你在想什么:每个人的疾病课》



作者:王兴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医生,你在想什么》是医生、科普作家王兴继《病人家属,请来一下》之后,为所有需要看病的人写的一本医疗科普书。人人都会生病,但并非人人都会看病。很多人在第一次去医院时会迷路,不知道身体的问题属于哪个科室专业的范围,不知道内外科的分别,听不懂医生的诊断,因过度担心多挂

很多医院的号,做多次不必要的检查,迷失在网上各种或真或假的医学诊疗建议中……《医生,你在想什么》则是一位专业的医生,从老百姓生病后的寻医、问诊、治疗各个环节中可能碰到的相关问题出发,为生病的普通人提供一堂“每个人的疾病课”,让看病变得简单。

《鸟类星球》



作者:[美]蒂姆·拉曼(Tim Laman)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拉曼从事野外工作近30年来拍摄的世界各地最经典的鸟类作品,包括他获得过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年赛“年度野生生物摄影师”等国际大奖的作品,以及一些尚未公开过的绝佳作品。拉曼去过的惊险之地使他与许多传说中的、世间罕见的以及备受人类珍视的物种面对面,从婆罗洲雨林中的犀鸟到新几内亚地区树梢上的极乐鸟,再到在德雷克海峡上空翱翔的信天翁。全书分为八个地理章节,将带领读者环游世界,涵盖亚洲、北美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著名鸟类学家约翰·W·非茨帕特里克在前言中提到,书中关于濒临灭绝的自然世界的影像令人印象深刻,一定会激发人们更加重视对鸟类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的保护,这不仅仅是为了鸟类,也是为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真与美:丘成桐的数学观》



作者:丘成桐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集结了丘成桐跨度长达近半个世纪对数学和人文教育思考的文章,呈现了一位天才数学大师沟通数理与人文的努力与实践,透露出他追求真与美的数学观和人生观,一字一句皆饱含着对真理的热爱、对美的追求以及对祖国科学事业的殷殷之情。丘成桐在书中分享了毕生研究数学、传授数学的经历和经验,讲述了世界范围内数学家群星闪耀的传奇,揭秘十维空间的六维内在空间——“卡拉比-丘流形”的诞生历程和几何奥妙,也有大量篇幅探讨了中国教育的现状和问题。

(据人民网)

刘树勇:读“无用”的书 画有趣的画

□ 徐嘉伟 杨雨千

整屋。”他生动地比划道。那时的书都采用凸版纸,纸张很脆,一折角就容易掉,但因为从业者严谨认真的工匠精神,用这一老式印刷法制作的书籍错误很少,因此老树将许多繁体竖版的旧书珍藏至今,“根本舍不得扔掉,太宝贵了。”

老树尤其爱好哲学,他形容:“哲学如同空气一般存在。”他特别喜欢的哲学书是《理想的冲突》,因为这本书帮他理清了很多问题,让他系统地认识到人性的构成,找到了理解自己内心的切入点。“我得以明白‘我是谁,为谁而活’。”老树说。青年时期的大量阅读帮老树搭建起对世界的框架,他在头脑中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这对他日后的研究与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阅读,老树认为不必在意读过多少本,重要的是和书建立关联,让知识真正进入自己的头脑,渗入思维,成为修养,这样书里的内容才会真正改变我们。此外他还格外强调文史哲阅读积累的重要性。“文史哲类书籍被不少人称作无用之学,但实际上文学开拓想象力,历史提供经验坐标,哲学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有了想象力、经验和方法论,做什么都会有帮助。”老树说,这就是无用之学的大用途。

阅读培养思辨力

阅读积累的人文素养不仅让老树形成深度的思辨力,也为他的专业研究带来强大支撑。老树告诉我们,视听艺术看似抽象、模棱两可,其实自有门道。例如他提到沃林格的《抽象与移情》,有助于学者理解抽象艺术,在其中找到清晰的脉络。老树还提到阿恩海姆的《视觉思维》,“不仅文字是思维的工具,纯视觉也要有思维。”因此不能凭直觉去理解,而要用理性介入。

他曾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扰,“从小到大都听到一句话,艺术是相通的,可如果艺术真的相通,为什么还分这么多门类?”为

此,24岁的刘树勇用一年时间收集大量资料,严谨证明假设,最后写出一篇1.8万字的文章《艺术的自律性》,来论证不同类型艺术间的不可替代性。

除了理论研究,老树还从兴趣出发进行艺术实践。他回忆道,自己的首次陶艺创作以失败告终。“吭哧吭哧画了7天釉彩花纹,烧制24小时,最后得到一堆起泡的碎瓷片。”老树发现,从前掌握的绘画规律无法用在陶艺上。对视觉语言的研究和实践,让他意识到直觉和理性结合的重要性:“直觉只能停留在想法层面,理性的系统训练才能将想法付诸实际。”

阅读形成的人文积淀与做研究形成的理性思考相得益彰,让老树得以充分表达想法,将其转化为一一张张富有文化底蕴的漫画作品。但对老树来说,在绘画中不断找到真实的自我,才是促使他持续创作的灵感源泉。

用漫画与读者共情

“大学期间一个偶然机会,在画展上看到齐白石和徐悲鸿的真迹后,我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老树说,那时他把钱几乎都用在了画画上,买画册,访名家,一度还想从他就读的南开大学中文系转学到天津美术学院。

但就是这样一份近乎“痴迷”的喜爱,却在几年后戛然而止。“那时候我画齐白石的虾,画徐悲鸿的马,都画得不错呢。但那只是用我的努力证明有齐白石、徐悲鸿存在,根本没有‘我’在。”因为找不到“自己”,他从1986年开始放下画笔,一放就是20年。

再拿起画笔,已是2007年。“那时父亲生病,手术前的那晚,心中塞满焦虑和烦闷,就想找点事儿排解一下。”回忆起“一幅”画的创作过程,老树历历在目:“随手找来一张练字的纸头,连墨水都没有,蘸着钢笔水就这么画了一个靠着树的长衫男子。”

名家书事

长满荷叶的荷塘边,两位头戴礼帽的男士迎面而坐,配上独具特色的六言题画诗“春风起处看花,荷塘岸边喝茶。世间从来不易,且度有限生涯。”一幅氤氲着浓浓乡野情趣的水墨漫画令人眼前一亮。从2011年起,“@老树画画”开始在微博平台发布漫画,收获超255万粉丝关注。粉丝们不仅在线上赏画,还在评论区用“打油诗”留下各自赏画的心得随笔,形成独特的互动空间。

“@老树画画”本名刘树勇,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艺术系主任、教授,合著有《中国书法导论》(图文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当代摄影批评文丛》等,相关画作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近日,我们来到刘树勇位于中央财经大学的工作室,听他讲述研究视觉语言的心得,听他分享用漫画表达人生感悟的创作故事。

注重文史哲积累

在老树记忆里,大学时,全社会的读书氛围浓厚,人人渴望知识,朋友们的聊天话题离不开诗集与小说。“上世纪80年代,我们没有电脑、手机,中国还来全面接入互联网,获取知识只能靠阅读。”

老树说,当时的印刷厂还不具备数字印刷条件,大都用铅字版印刷。“一本书如果几百页就得有几千块板子,可以堆上一